荅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須帶一作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瓔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時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明二年溪人微生
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
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
女偶化為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
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乃為亮妻後三年忽曰數已足
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荅曰情不可忘有思復至
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廣五行記曰梁末蜀人費秘割麥值暴風雨隱於岩石

閒避雨去家數里遥見前路有數婦人皆着紅紫襴衣歌吟而來私謂野外何因有此心異之漸近寂然無聲去秘數步乃各住立少時悉轉向秘看之其面並無七孔唯垂鳥毛而已秘驚怖仆地至二更秘兒恠父不至把火尋覔見秘卧在道傍左側有十餘刺蝟見火即爭散走秘至家百餘日死

錄異記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云是落星石

東邊者生西邊者死石與他石無異只色帶青白耳
有巴卭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盡收採餘二橘大如
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
橘有二叟長尺餘鬚眉皤然肌體紅明見人不怖但相
對象戲談笑自若決賭訖一叟曰君輸僕龍神第七女
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綃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
二貼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
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至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

而剖得一蛇赤斑色長尺餘崇貞竟以罪死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賣一小猿會人言堪馳使虢
國夫人欲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
羣猿過遺此小猿憐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
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都城資用乏而無計故鬻之
夫人償與綵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夫人左右甚憐
愛之它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看翫良久倒地立化
為一小兒狀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

軍將陳守規者性剛猛嘗坐法流信州寓一公館此館素凶始至鬼物晝見其形變化倏忽乃持弓矢刀杖與之鬬久之聞空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交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云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謂我無所處耶

冰曰陰府人間事自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父母却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為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却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為之出涕冰自問官祿荅曰大理少卿也來日中時兒果卒未久冰坐事遂罷出野人閒話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居人設機穽待之月夜登樹候望見一倀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上之須臾一虎跑過為陷機所中死

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投虎口而沒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虎喉中

天寶中章仇兼瓊為劍南節度數載將入朝蜀川有張夜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乃呼而問之夜义云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覲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墜馬身死惟心上微暖先是彭州刺史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一器兼附起居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驛未到兼

瓊所忽然顛倒而卒頃之𠑽瓊氣蘇言地下所司以馬
尉見代也馬魂便至其家家人驚異問適爾奉命還何
遽也不言視天太息遽揮使去因流涕謂妻子已代章
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司並為他爭奈何自
念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妻無
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倉卒死
生永隔以此為恨耳言訖不見妻子猶怳然驚疑而舁
屍至矣𠑽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又令彭州

令令欽待之尉見銀杯駭愕數視之令問其故云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息因具言始末及形狀音旨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開棺見婦人尚抱羅而卧怒甚積薪焚之已上三則出廣異記

開元初巴人百餘輩上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冠拄杖至其所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顧老人曰若然已倒者取之未倒者無伐何如又不止

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义者將入塔中飼以果實飲食諸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實

玄怪續錄云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偉得病七日忽奄然若往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即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羣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

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為足下圖之決然而去俄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鯇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非在晦昧纖鉤而貪餌易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心潭底莫不從

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且留東潭暮必復回俄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連呼之不聽而以繩貫我腮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秖有小者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為乃自於葦間尋得我而提之我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何得不拜

粥不聽提之而行入縣門見吏坐者奕棊者大聲呼之
詈無一應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
命付厨粥言斡藏巨魚先以小者塞命可恨裴鞭斡已
令鱠我我乃呼曰為公同官見不相捨反促殺之仁哉
大呌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良士良礪刃投我
於機上我大呌曰王士良因何殺我可執我白於官人
士良若不聞者按吾䐲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
醒悟遂奉召爾言訖諸公遞相訊之一如所云莫不驚

以時奠祀幸甚生諾之已又曰子初至時屏人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生曰謹奉教是冬果補新明及至訊之果有赤水神廟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屏車吏獨詣廟中見其簷宇摧毀佇望久之有一白衣自廟後來即向丈夫也叙寒温少頃與生偕行至堦下有老僧桎梏生問此何為者神曰此縣東蘭若道成有歿吾攝其魄繫之一歲矣旬餘當解之且謂生曰君昔諾我建廟可疾圖之生曰不敢忘既歸貧無以為資因念神所繫道

成既旬餘當解今假以他語俾建廟又安有疑乎因使
問縣東蘭若果有道成師病甚因謂曰我能愈疾師能
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以緡貨為
辭生因紿語以故道成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道成召
弟子曰吾少學浮屠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令謂
我師之病赤水神所為也不為福而反害人安得不除
之因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
明日道成謁袁袁曰可疾修赤水廟也不然且懼為禍

道成曰夫神所以頼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戻可弭旱則雩之以澤潦則禜之以霽故天子詔郡國邑里以建祠爲民福也若赤水神無以福人且加害焉已盡毀其廟矣衣且驚且懼而謝之道成氣益豊居無何衣生以事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見白衣立於路左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君棄窮荒職此報耳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福甚盛吾不能動今君禄與命

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媼自外挈壺酒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冐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澄起揖讓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某當婪尾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媼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郎回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欲擧令以觀女意執盞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哂曰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頗有過客以金帛為問意不忍別未許也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是分耶願以為託澄遂修子壻禮袪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見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為别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替成家交結賔客旬月之内大獲名譽至

於厚親族撫甥姪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
巳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嘗作贈内詩
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
其妻終日吟諷似黙有知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
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即
盡室歸秦過利州嘉陵江畔臨衆石藉草憩息妻忽悵
然謂澄曰前者見贈一篇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
此景物不能終黙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

憂時節變章貟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携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元和中荆州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江濵有溪洞林木絶勝商因杖策徐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景象殊迥因前詣焉有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咲非岩壑中有也即升其居見舍上多懸果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史則自外齋負果纍纍至商以深山疑為妖異忽遽辭返衆尼援引留連詞意甚懇商竟登舟謝之訪於舟子皆曰此猿猱耳非速返幾為所殘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無踪跡

漢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州之勝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瑶亦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瑶竊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需異之一日又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將去瑶曰愚至貴居為日久矣今者幸願偕焉石生曰窮僻山居不足為訪瑶不顧徑隨之行至數里將暝石生曰可還矣固辭之瑶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亦騰為白虎哮吼

顧瞻瑶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曽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出集異記

録異記鄒平公段文昌嘗佐太尉南康王為成都郵巡忽失韋意逐之使攝尉靈池蒼惶受命羸僮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黒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扣關良久令長差人延之然後得入自郵巡奉韋使入長安得交劉禹錫時禹錫為禮部員外公往謁之禹錫與日者從容之

謂之虛耗馬人居不安市亦不甚完葺韋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誠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夢神人曰公營南市使幽鬼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為分野之災賴黃籙功為其遷拔上帝許窮魂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矣居人自此安堵勿復為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碑立於真符觀焉

戎幕閒談杜元頴鎮蜀年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

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咒每入市貨符卜得錢喫酒至醉方歸雙流郭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長日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祈禱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酒醉歸入廟朗誦神咒則廟堂悄然傍人睬之無不驚駭異日晨雞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趂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蒼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聞堂上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念咒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

天蓬逡巡却蘇葢緣其時與挐蒜人同行神兵遠穢臭而不衛其身耳既蘇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内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咒常誦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尒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咒我知非白馬明神定是精怪傍附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咒為民除害遂志心朗念不歇廟中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賍之唯

見老野狐五頭頭破血流死於階下自後廟祀遂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服一切鬼神不止誅滅狐狸也

靈驗記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之必以太牢不爾則致禍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者早苦州縣官調選乃剃削為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聞之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況牛者稼穡之畜爾以為祀無乃過乎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最後一偶廟祝哀祈曰此一神從來

又聞鼾睡之聲如雷吼達於屋外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羣鬼睡矣然王問妾云適來忽見宅四面金剛力士遍滿空中紫雲之内白鶴仙童羅列前後吾急歸復遇一老翁四目部領兵使逐吾去大鉄圍山吾奔逆竄避直候兵散崎嶇至此今大困乏豈有術人至此乎妾但荅云無也君若有術爲妾言之萬壽曰吾無所能適但志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遂密誦經一遍女子稽首跪聽

移時讚歎必是此經靈驗言訖復入室內寂然無物但
聞香風颯颯覺在土穴中仰見天色皎然遂奔至甕所
驚告萬壽同尋香氣而出天色漸曉方知身在大古墓
中相顧悚懼萬壽遂引女子至新都縣尋其本家父母
聚族悲喜問其事遠近傳說驚歎女家以錢十萬莊一
所為謝萬壽即於嚴真觀入道女子父王萬回即於萬
壽處傳受天童經於玉皇觀中入道併下靈驗記
李部者葭萌令也自云其妻亡已八九年身素未遊京

國因參選始到儆居三洞觀側客陀之中偶見其家亡婢小玉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是也以名呼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則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今暫出買物即回報與娘子郤待之食頃即至買得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亡妻延郤相見叙及存歿或泣或悲且頻令小玉去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哽咽揖郤請去郤未出門見一少年冠大帽張盖而入小玉即引郤避於簾後見其妻出迎少年少年不顧

擲蓋於地化為大鑊水滿火起煙焰蓬勃少時即沸巳
去大帽即牛頭也持叉立於鑊前叉其妻拋鑊中號叫
痛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火尋亦滅復叉其骨排於庭
中巳張蓋而去其妻身旋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郤曰平
生罪孽合受三年今巳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
郤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
物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王相邀全無功德
相託爾此中隣里受苦者盡太乙天尊一身便得免罪

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郤驚
駭辭出即於三洞觀中訪問太乙天尊之像得殿上古
本巳剥落乃以金帛名工畫訖復就觀設齋表祝三日
内事事周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旣了方得
往報見其所止巳空屋矣隣母曰夫人託謝郎君深荷
太乙功德巳得解脱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
也郤每勸人作太乙天尊像以此
瀟湘記云益州刺史張某有駿馬甚保惜之每令三人

福院門見一人身長鬣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簣
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
求救此人問汝姓何荅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捨
之而去僧戰懾投入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
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出録異記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
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飲食來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
本末迺於静室設食如人食無遺自此以為常或時不

與即致破什器蟲飛入人耳中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住他處怪輒先至如此凡七八年忽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饗廳舍㭊上血書詩曰物類易變遷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惡其題以刀剗之而字沁入木終不知是何鬼也

僞蜀建虎四五年間有百姓譙本者為人兇率衆皆惡之少無父常毆罵母母常含忍一旦歸自晚其母倚門而迎本遥見母便罵母曰我只有子一人憂汝歸夜汝

返罵我也遂撫膺大哭且歎且怨本居在城巷爲母數恨便出門近城踏上坐忽大吽一聲脱其衣變爲一大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伏在城上人報蜀主命趙庭隱射之一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變虎地震者再出野人閑話

廣異記云利州飯肆有子婦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還自説攫入深山相與寢處窟中有四虎妻婦人最老虎也恒持麞鹿等肉還哺婦人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

欲出輒爲驅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惟老者獨在老虎自有婦人未嘗外宿忽一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自言是某家新婦中有是其鄰里者先知其事衆方信之鄰人因脫衫衣之與俱還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憨顤之精神恒爲往來者狎暱劉全白親見之

歌竹枝詞較勝必為首冠市肆交易必為牙保又髡髮衣緇衣民間呼為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上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與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也其狀乃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

羣婢相偶或時不見即見之亦不以為怪公或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然非人然不為人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姙羣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逾月餘不見忽來云已產矣請視之指後園榆木西南大贅是

麒麟石在榮昌治北八十里相傳昔有人偶見石平地自躍起及追剖之中有石麒麟頭角毛甲俱備一云弘治中曾有麒麟自水而出里人爭觀之遂入水疑即此

石所化也行石亦在滎昌治北二十里地名伍家岩嘉
靖中偶見一石如倉平地自行一里乃止後書行石二
字於上

非有道也歟問者曰破戒犯律日以殺為事有道者如是乎余發其蔀曰汝以持守戒律動有所礙為道邪抑超出戒律動無所礙為道邪長日遊戲屠宰間視身如物視物如身物與身皆非真實相也清濁淨穢隨所寓而適又奚擇焉道固如是也昔之得道者類多埋照混迹於酒肆屠門故解牛有養之妙理屠羊有輕賞之高義雖食蜆捕魚不害其為道何獨於長者而疑之問者形解心釋始信鼓刀遊刃間道有在於是也院遭五季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南宋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嘗行梁州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覆汪等身羣盜推索不見由是獲免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

以大明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鐫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謹白黒歸依泰始元年辛顗命閣維思考為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聞其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追康成魯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寺普明長樂寺道誾並戒德高明學兼内外吴國張裕請為戒師云

南宋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脱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南宋羅江縣釋僧羣清平守節蔬食持經居縣之霍山

秋七十有八其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
坐而卒奴不解强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
之手屈三指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
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
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為之讃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刼永信心
虚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覔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梁青城山寺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大守鄭貞令相齎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決誓家屬妻子同志一時翦落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衙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相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

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外聽講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曽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

青城山聚徒習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
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
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涪土作
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
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禮
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
州城西柏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
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之旦打鐘初不

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字乳產生乃至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於潼郡

梁益州沙門尚圓姓陳氏廣漢雒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武靈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婇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遥

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秖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名大蒙賞遇值梁顛擾圓復行至蜀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姓陳本頴川太丘後避亂居丹陽之田里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揚聽莊嚴旻公

先從口出迴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迴問曰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答曰華嚴經下袠十卷迴曰何不從頭誦之答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迴曰法師誦得幾許答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迴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為誦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不止迴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

節

周釋香闍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列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餐一頓諸人爭奉看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雜肉自口出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
鮂鵞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迄今酒肉永絶
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入朝誌公謂曰益
州香貴賤答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
何為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措
青城香闍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
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
杖而已

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牀梭被覆上晝依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僧以為常不知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秖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夜風雨盛晝壁廊倒旦共往視試撥梭被一無所見唯繩牀坐褥存焉

周益州沙門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偃息禪梵韜秘聲味勤事大雄氏教本為空寂師表日
遞月進精一無怠當時聞見亦未甚悉適值歲歉田稼
民傷饑饉則持龍頭小鐺散粥而飼之救拯生衆千萬
活命厥後以圓明相空俗身委化奉之者指其故地置
祠塔焉習傳號曰米母院俄會昌例毁大中九載白丞
相敏中首謀興築得法潤禪師主之刻石繪像逮咸通
中悟達國師寓儿僑隱亦繼住持因題為聖母院云
隋灌口山竹林寺釋道僊一名僧僊本康居國人以遊

使僧有肆責者僊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衮服僊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僊即往龍穴以杖叩門數曰衆生何為嗜慾如此語已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為祈請應念旣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尋遣追名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

固執將即加刃僊闍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披已端
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
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
夷得至僊所王躬進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
都之淨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為僊闍梨焉開皇
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
卒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物
隋益州孝愛寺智炫者成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

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彡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袈裟富曰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

官歷三代大輿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徐歎曰巴中有人不可輕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蔚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筌路側顏狀如常

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新繁人白衣之時不啖辛腥在田農作以鏵刃爲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已所犂田地不損虫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棃出家時

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
不居寺舍時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閭長
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
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
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
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長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
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襆上山
長卿命往為伴餘從并留步至寺所名入至床又見虎

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答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跪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貿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嚫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名入城王遙見即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

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敎進不畏死責過何嫌乎時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繩床噉麤餅而巳乃至妃姬受戒切責放逸不念無常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初王門師慈藏者爲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捶僧衆苦之而爲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爲救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巳進造藏房

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即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鵲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治無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徐更苦邀進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

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終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為人呪病得差病者令女賫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衆物故

隋釋智方資中人童稚出家止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機辯爽利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

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畢香氳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嘹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梵讚挽樂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臭穢死屍敢將來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